

■玉渊杂谭

高考状元的正确打开方式

文·尼三

高考状元的新闻年年有,今年却来得更加猛烈。在皇城相府举行的“2015年全国高考状元封套典礼”中,来自甘肃、吉林、内蒙古等7省市自治区的10名高考状元,不但接受了“康熙皇帝”封套,而且每人被赏“诏书”一册、人民币10000元,《康熙字典》一函。面对乌烟瘴气的“状元”乱象,不禁要问:高考状元的正确打开方式到底是什么?

我想,对状元们,首先应以尊重之心待之。我们可以批评应试教育甚至高考制度本身有种种弊端,但板子不能打在高考状元身上。相反,高考状元其实是我们这个社会为数不多的公平竞争的成果。有当官的爹给儿子找了顶官帽子的,有有钱人给自己捐了顶博士帽的,但似乎还没有听说用权势或金钱换一个高考“状元”的。或许不是他们不想换,而是操作起来确实有难度。就像周星驰演的苏乞儿在考试时能蒙混过关,但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离把戏戳穿的一刻总不会太远。

当然不能否认,任何考试都有偶然性,总会有高手临门失误、马失前蹄,也会有低手时来运转、侥幸胜出,高考也是如此。同样不能否认的是,人的天赋特别是应对中国式教育的天赋,存在着明显的个体差异,有些人天生就适合于在这片教育土壤中生长,有些人则与之格格不入。但是从总体上看,作为一个群体的高考状元,是凭真本事实实在在地在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而他们之所以能夺魁,主要是因为比其他人多付出了勤奋和辛苦。对于这样一个群体,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一份尊重。而不论是“TOP2”们以高额奖学金对高考状元加以“利诱”,还是发生在山西晋城的闹剧,本质上都是对高考状元的褒奖,或者让我说得再直白一些,并请原谅我对猴的不敬,这分明是把高考状元当猴耍。其实,这种心态和昔日的帝王很像。当年,李世民间在考场大门旁,看到考生陆续走进考场,兴奋不已,对身边的官员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他的心情估计和一个高超的要猴人相仿。

耍猴人在耍弄猴子时,对猴子看起来也蛮尊重,伺候它穿衣戴帽,表演出色,还给糖吃,但内心深处却从不同类视之。一幕幕高考状元闹剧的导演们也是一样,貌似很看重高考状元,实际在仰视的假面之后是内心的俯视。他们分明把高考状元看作是一笔奖学金或10000元一个红包就可随意摆弄之徒。在我看来,即便康熙再世,给高考状元送个红包,都不能算是尊重。因为,真正的尊重必须建立在平视的基础上。之所以说高考状元值得鼓掌,完全是因为他们在获取知识的道路上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辛劳和坚韧,以及这种付出所能引导后来人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珍视和激励。但鼓掌的同时千万不能忘记,知识本身并非仰视的对象,恰恰相反,正是知识赋予了人们平视这个世界的胸怀和能力。

另外,今天的高考状元毕竟和传统社会的科举状元不同。作为社会化远未完成的年轻人,高考只是他们人生中的一站,未来的路还很长。而由于在高考中胜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有机会获取比同龄人更有利的教育资源和发展机会。社会也对他们抱以更大的期望。那么,在他们初次尝人生甜头的这一刻,最需要的除了鲜花,还有人生智慧的启迪。教育部门、青年组织和舆论单位都有义务也有责任告诉高考状元,“状元”是一段学习生涯的结果,以及对学习态度和能力的证明,也是人生相对地位的起点,但却并非一笔可以置换为金钱或浮名的资源,更不是一道永保平安的灵符。或许这样,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所有人才能够正确地打开“高考状元”这个多少有些神圣的称呼。

■武林科话

杨过是亚里士多德的粉丝

文·填下乌贼

众所周知,牛顿是近代物理学的奠基人,其力学体系三大定律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物理学的成立。

但“Physics”这个英语单词,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诞生。而在中国的战国时期,“物理”一词首次出现于《吕氏春秋·原君》,“愿闻人情物理”,但显然,此“物理”非彼“物理”,性质和小昭唱的词曲“世情推物理,人生贵适意”是一样的。

中国古代的物理研究也算多姿多彩:《墨经》中有关于力学、光学的记载;《考工记》中有关于惯性、空气阻力的记载;《梦溪笔谈》中有关于磁性的记载。此外,传说黄帝制造指南车大破蚩尤,诸葛亮发明木牛流马运输军粮,这些都属于物理学范畴。明代大思想家王阳明的心学,推崇“格物致知”,这里的“格物”,有学者认为就是“研究物理学”的意思。

金庸小说中,各种精密机巧的道具,也都和物理学沾上边:韦小宝的暗器“含沙射影”、金蛇郎君的藏宝铁盒,显然装有弹簧发射器;古墓派的“断龙石”、光明顶秘道的



朱少华绘

大门,也显然装有打破平衡性的机关。

细究起来,金庸小说也涉及到了力学、光学、声学、热学和磁学五大物理课题,其中力学是描述最多的。

黄蓉岛上设计,用巨石压着欧阳克,郭靖等人用松树做绞盘,又在巨石上绑满大树,利用海水涨潮救出欧阳克,就是活生生的初中物理学题:杠杆原理,浮力与重力的对比,绞盘改变力的方向与大小。

郭靖飞将军大破撒马尔罕,利用了“降落伞”的空气阻力;杨过殉情跳崖,反映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和浮力重力平衡,表明了物体所受外力对于其运动状态的直接影响。

殷离做雪橇担架拉动受伤的张无忌,是通过降低物体接触面的粗糙程度,从而减小滑动摩擦系数,减小摩擦力;红花会赵半山的独门暗器“回龙壁”,取材于南洋的“飞来器”,利用的是空气动力学原理。

惯性也有不少:在外力突然撤消后,物体依然会保持一定的运动状态。比如石破天打野猪,一刀切下猪头,无头野猪依然向前冲了好几步;“落花流水”组合中的花铁手,挺枪误杀义兄,也是收招不及的惯性使然。

光学原理主要来自反射和折射。杨不悔从刀面中看到小昭的真面目,这个素材取材于三国的“孟德献刀”,显然是镜子的反射原理。此外,无量山剑湖宫水底的大块水晶“天窗”,显然利用了镜子的光学折射。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牛家村曲三酒店密室的大小两块镜子,郭靖黄蓉通过两面镜子的两次反射,能清楚看到店堂里的精彩大戏,根据我的制图推测,利用入射角与反射角的相等的原理,乃是现代潜望镜的雏形。

压力压强方面也有不少。韦爵爷造“水炮”攻击雅克萨,道理和针管吸液、注射一样,利用了大气压强的改变;杨过结绳救出袁千尺、公孙绿萼母女,也能看出压力和受力面积的比值。

在热学方面,欧阳锋被困冰柱,是液态水向固态冰转变的凝固过程;西夏冰窖融化,是凝固的相反过程融化——物态的变化也反映了热交换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火把在冰窖中最终熄灭,因为燃烧的一个条件是有氧存在。

声学方面就更有趣了。东邪西毒琴箫比斗,杨过长啸震倒百兽、谢逊狂嚎致人痴呆,证明声波在介质中是可以传播能量的,且能量大小与频率、波速相关。这些其实已经不能用“声波”来形容了,简直可以和

杀人武器“超声波”相媲美。

而在磁学方面,黑白子的棋盘具有磁性,方便他随时随地和人下棋。当然最出名的是《书剑恩仇录》中的沙漠迷官磁山,整座山都具有强烈的磁性,严重破坏人的神经系统,难怪居住在山腹中的国王性格暴虐、凶残无度。

当然,金庸先生是文学家不是理学家,在他的小说中,梯云纵轻功、传音入密、腹语术,这些都和物理学相悖。《神雕侠侣》中有一段戏,说杨过追赶李莫愁,摔马下城楼,自己同时跃下,脚踩马背跳开从而避免了受伤。如果我们通过整体隔离法,对连接体进行受力分析,发现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杨过无处借力。

因为早在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做了一个著名的试验:同时自由落体质量不同的两只铁球,看谁先落地。结果是同时落地——这个试验一举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纠正了这个持续了1900多年之久的错误结论。

■行者无疆

信仰的“十字路口”

文·杨雪

行走在伊斯坦布尔,会被一种古老和现代的交融错愕了时空。往来的人群里,有穿着长袍裹着头巾的穆斯林妇女,也有穿着背心热裤手拖包的时尚女人。乘车通过欧亚大桥,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繁华中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清真寺。阴天,天空翻涌着浓密的云,在君士坦丁堡古城墙下仰望,想象自己是中土沿丝绸之路而来的使者。晴天,在欧洲和亚洲大陆之间游荡,一侧看巴洛克式的多玛巴切新皇官,一侧看低调的别墅群,如同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一样,我为这座城所倾倒和着迷。

有人说,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古老也最新的城市:既有欧式风情又有东方色彩,既有中世纪特色又有现代气息,既有世俗景观又有伊斯兰韵味。古往今来,她是世界上唯一一座使欧亚大陆紧密相连的城市——在千年古城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战火中,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带领其“信仰武士”的帝国军团完成了这一连接使命。

初见圣索菲亚大教堂是从背面,并不华美甚至有些破败之感的背影令我有些意外。同为世界著名大教堂,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米兰大教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等已经在我心中形成一种主流的教堂外观,以至于对眼前这个看起来不够精致和亮丽,还带着宣礼塔的“另类”教堂惊讶连连。

然而在踏进教堂那一刻,便即刻为自己“以貌取人”的狭隘认知所抱愧。置身这座建成于1500年前的教堂中央,仰望深金色的穹顶,方能体会其“败絮其外”和“金玉其中”的相映成趣。由于曾经被改造为清真寺,现在又作为博物馆,圣索菲亚内部的空旷,比之欧洲其他大教堂,有着不一样的庄严和肃穆。而阿拉伯经文、马赛克基督教壁画,朝向麦加方向的素丹王座和宣讲台等等,杂糅而来,既玄妙又震撼。

也许穆罕默德二世从未料想,他的一念宽容,让500多年之后的人能够在这座圣殿里目睹两教和平共处的奇景。承袭了这种宽容态度的伊斯坦布尔,也就这样骄傲地成为了各种信仰的交汇点。

1453年初,早已对拜占庭帝国这个基督教“邻居”怀着深深敌意的穆罕默德二世终于开始部署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军队。虽然君士坦丁堡素有不可攻破的要塞之称,但当时的形势已经对奥斯曼人十分有利——巴尔干半岛各国已经完全臣服,曾经凌驾于西欧各国的教皇也已无法再组织十字军。

经过几十个昼夜的地面、海上、乃至挖地道的全面进攻,仍然攻不破拜占庭帝国的守城部队和全城市民的顽强抵御,5月29日子时,穆罕默德二世以“与这个城市决一死战”之心对君士坦丁堡发起总攻。天将破晓,轰隆一声巨响,一段坚固的城墙被奥斯曼人炸开,精锐军团涌入城中。

之前受穆罕默德二世“抢劫三日”许愿鼓舞士气的士兵,以屠城的方式开始疯狂地发泄连日来厮杀的压抑,慌乱的市民纷纷躲进圣索菲亚大教堂,关紧大门,做最后的祷告,祈求上帝的拯救。然而,上帝并没有降临,来的是破门而入的士兵……最后,幸存的市民被卖身为奴,大教堂被洗劫一空。

如约,破城第三天,穆罕默德二世进城终止了屠城行为。他用发还房屋及免税的“惠政”留住原居民,并替许多被卖作奴隶的系列“收买人心”之举只不过是那个他为征服者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策略,然而他对圣索菲亚大教堂的“改造”,似乎大大超越了一个因宗教争端而血流成河的年代的胸怀。

穆罕默德二世“进城”后,首先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做了一个礼拜。他的特意在进入教堂之前,往自己头上撒了一些尘土,以表谦卑。他下令清洗掉墙上的血迹,并涂抹掉墙上的一些基督教图案。这些由有色大理石镶嵌的精美马赛克壁画,正因为是被“涂抹”而不是“拭去”,使得几百年后得以被修复,供世界游客瞻仰。而画作曾遭受过的一些毁灭性破坏,却来自公元8世纪至9世纪,基督教内部产生的分歧和斗争。

在伊斯坦布尔街头,可以买到一种印有新月、十字架和大卫星拼成这座城市名字的T恤衫。今日土耳其对国内基督教、犹太教等各种教派的宽容,是奥斯曼帝国留下的传统。个人认为,这比将古老的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连成一体,建成横跨欧亚大陆的世界大国之意义更为重大。

■随想随录

雨中趣诗

■艺苑

三羊开泰摄影

余虹

盛夏7、8月份,是我国大部分地区最多雨的季节。例如北京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21天总雨量就占全年雨量的约1/3,而且大雨、暴雨多见,“看海体”成了近几年网友喜闻乐见的打趣方式。但今古观照,我们似乎远不如古人风趣和浪漫。

汤显祖在万历26年曾写过一首《闻都城渴雨·时苦摊税》:“五风十雨亦为霖,薄夜焚香沾御袍。当知雨亦愁抽税,笑语江南申浙高”,讽刺明神宗巧立名目滥摊税,横征暴敛,民众苦不堪言。时年(1598年)京畿大旱,明神宗依制初夜焚香祈雨,因而露沾御袍。“五风十雨”原指“风调雨顺”。“五风十雨亦为霖”则是讽刺那些当时奉承拍马者说皇帝英明盛德,天降祥瑞,“五日一风,十日一雨”,而实况却是迎来了大旱。诗末提到的申浙高是五代时吴国入。《南唐书》记载说:“当时吴国关税沉重,商人叫苦连天。有一次都城广陵大旱。中书令徐知浩(后为南唐开国皇帝)问左右:‘近郊颇得雨,都城不雨,何也?’”旁边伶人申浙高答:‘雨畏抽税,不敢入京耳!’”汤显祖借此辛辣讽刺明神宗,说雨也正是因为畏他的抽税而不敢入京畿的。

金代麻九畴有首《题雨中人扇图》:“幸自山东无赋税,何需雨里太仓黄(惶)。”

寻思此个人间世,画出来人也着忙。”本来山东并无赋税,人们何需在雨中也匆忙奔走谋生。一定是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匆忙了,所以才连画家画出来的人也是着忙的。

实际上,诗人是在正话反说。首先,本来金代那时山东赋税很重,诗人却偏说没有赋税;本来雨中哪能闲庭信步,理应急回家,却反说何需太匆忙。这就巧妙地建立了诗意和画面之间的联系,并为后两句结论创造了前提。所以,麻九畴巧妙地用“这个世界是匆忙的”,来暗示那时百姓的日子都是难过的。

元代刘祁曾介绍麻九畴的背景说,他是南州的一个地方官,见到“时事扰攘,其催科督赋如毛,百姓不安,尝题雨中人扇图诗云云,虽一时戏语,也有味”(《归潜志》卷九),因而常常令读者在忍俊不禁之余,又受到强烈震撼。

我还曾录下一首《陶公祝寿》幽默诗:“奈何奈何可奈何,奈何今日雨滂沱。沅沔雨陶公寿,寿比滂沱雨更多。一个陶公的人做六十大寿,正热闹间,忽然风雨大作。一书生进屋避雨,并应请作祝寿诗。开始两句众人笑其粗鄙,后又大加赞赏。因为,人寿以年计,降雨量以毫米计,两者单位不同,是无法相比的。但也因此比得不落俗套,妙趣横生。

唐代才女晁采,与邻生青梅竹马,大了仍有书信往来,最后终成眷属。次年丈夫去京城赶考(后进士及第),晁采“妾在家中独自愁”,一日看到“春风送雨到窗东”,立马写得《雨中忆夫》两首。其中第二首是:“春风送雨到窗东,忽忆良人在客中。安得妾身今似雨,也随风去与郎同”。晁采看到横风吹雨,便想到化雨、乘风去和丈夫相会。真乃异想天开,“雨中趣诗”。

明代大学士解缙童年也有一件雨中趣事。一次,他在街上行走,因为下雨街道很滑,不慎摔了一跤。可能其状滑稽,引得周围哄笑。解缙一气之下吟出一首诗来挖苦哄笑者解嘲消气:“细雨落绸缪,街砖滑如油。凤凰跌落地,笑杀一群牛。”

这首诗后来广为流传,但流传中发生了变化,也更口语化。例如,现在多见的是:“春雨贵如油,下得满街流。跌倒解学士,笑坏一群牛。”

唐代曾发生过一件史书记载的雨中奇事,那就是诗人李涉的夜间雨中遇盗:“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知闻。他时不用逃性命,世上如今半是君”(《井栏砂宿遇夜客》)。《唐书纪事》等记载说,李涉从九江探弟回家,晚上投宿在江边皖口村并栏砂客

店。半夜一伙强盗闯进房间,盗首喝问李涉是何人,仆人答是李涉博士(李涉曾任大学博士)。盗首说,若是李博士,不用割夺金帛。自闻诗名日久,愿题一篇足矣。原来盗首非常仰慕李涉诗名,于是李涉便题了上面一首绝句。

诗的第一句交代时间和地点,第二句称盗为绿林豪客,并流露出连强盗都知道自己诗名的高兴和对强盗尊重诗人的赞许。强盗,却是乱世中的一个幽默。第三句,李涉说他原来还准备隐姓埋名避祸,现在看来也不必了。因为我的诗名已经在外,而且世上半数都是你的(盗贼),而你又如此尊重诗人,我还用逃姓名干什么?

不过,也有人说,李涉所在年代,世上还并不很乱,因此“世上如今半是君”还另有所指,即身不是盗贼而行盗贼之例(例如豪强、贪官)的“上下皆盗贼”。而相比之下,绿林豪客却如此敬重诗人、富于人性,这一对比自然也是一个幽默。而且,据记载,盗首反而对李涉“盗贿略甚厚”,“餉其牛酒而去”,也就是盗贼反而给被受害者金帛,这种“世奇事”又是本诗的一大幽默,因此《唐书纪事》《全唐诗话》等才引为佳话。